

莫言获诺奖拒被符号化



年度热词一： 莫言

解词：“讲故事的人”

12月10日，莫言在瑞典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。并非鸿篇巨制，但人们的故事；自己童年的影子；天马行空的幻想，都被这一热爱“讲故事的人”写进了小说，用最平实的方式，进行着“中国式思考”。

著作一度售罄，家里的萝卜被拔光，老家要建纪念馆……诺奖使莫言晋升为“名人”。拒绝被“符号化”的莫言，盼望回归平淡生活，继续文学创作，依然做一个“农民的儿子”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中国故事的世界主题，民族的脊梁精神和本我精神也许就是征服世界的法宝。莫言的获奖将助推中国文学的瞩目与发展。

说文：有人捧有人拍

《收获》杂志社副编审叶开：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，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、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，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。在文学的世界里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常晶：莫言会是获诺奖第一人，是因为莫言一直保持着十分茂盛的创造力，差不多三两年就有一部新作问世，而每一部作品都是不一样的叙述方式。《丰乳肥臀》、《酒国》、《天堂蒜薹之歌》、《十三步》、《檀香刑》，虽不会给人阅读的轻松和喜悦，但都会给人留下不一样的阅读冲击，而层层包裹的形式之后，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反思。

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乔木：看得出，获奖是针对作家作品本身的评判，而不是他的身份、职务、履历、信仰等背景。然而，此次对莫言获奖的争议，基本上围绕的是他个人，而不是他的作品。对此，莫言在媒体见面会上指出，许多批评他的人并没有看过他的作品。

市场经济对纯文学的侵蚀很大，网络时代的浅阅读、碎片化传播对作者和读者的思想、专注提出更大的挑战。莫言以其30年著作等身的坚持最终获奖，为国内的小说写作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动力。

解词：“拆除式”保护

北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遭“维修性拆除”，章士钊故居遭“超范围施工”，重庆的蒋介石行营遭“保护性拆除”……2012年，名人故居遭遇了拆迁风暴。不时传出的“保护性拆除”和“维修性拆除”，引起社会忧虑。

业内人士认为，名人故居之所以面临威胁，是因为它面临强大的利益“竞争”，一些地方政府将其与城市发展对立起来，不能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。而行文物保护法规定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违法者来说简直是“小菜一碟”，起不到应有的惩处作用。

说文：闹剧何时休？

时评作家罗坚：无论有关方面解释得多么动听，但先拆除又重建已居“不可移动文物”之列的名人故居，其实就是一场闹剧。这场闹剧，不但公然损害了法律和政府的尊严，浪费

了社会财富，并且是对名人及其亲友的一种羞辱；同时，也把全国亿万老百姓当成了傻子。

康有为后人潘维真：中国人至今仍为一百多年前圆明园被外国军队焚毁而满腔怒火，难道中国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打着城市发展的旗号，把名城古迹一处处地毁掉，把历史人物的故居一处处地拆掉吗？如果扬起铁锄砸向这些文物，我们又比那些烧毁圆明园的人好多少呢？

著名作家冯骥才：连废墟都没了，这梁林故居还怎么复制？在巴黎知道雨果、巴尔扎克、莫奈以前都住哪，北京也应该有这样的名人故居地图。北京名人故居很多，有的名人迁徙过几次，哪些是有价值的，首先是通过普查把名单盘出来，做到心里有数，找专家鉴定，再研究保护措施。不能像北京四合院那样，就放那，让时间和大自然来侵蚀。



年度热词二： 名人故居

年度热词五： 中国好声音



解词：舶来品的胜利

今年夏天，定位为“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”的《中国好声音》横空出世，并以4.8%的高收视率，创造了近年来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奇迹，24亿以上的网络视频点击更让其深入人心。

《中国好声音》本质上仍属舶来品（源于荷兰节目《The Voice of Holland》），但在国内综艺节目饱受病诟的今天，它能收获如此成绩实属不易。虽然节目也遭遇种种质疑与非议，但不管怎样，《中国好声音》正引领中国娱乐节目营销走向新时代。

说文：喜忧各参半

时评作家王文宇：在《中国好声音》的舞台上，所有选手都来自于草根，有赤脚的乡村女孩，也有来自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“小王子”，他们的言行毫无冗杂的修饰，言语间透露出的是对音乐的真心热爱。在舞台上，节目摒弃了选手华丽服饰与舞台设计的嫁接，让选手用最真实的一面加入到节目中，同时，观众也看到了没有浓妆艳抹、没有故作表演的选手

们，这也是节目可以播出第一期就引得好评如潮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网评《好声音带给我们的启示有哪些》：《中国好声音》的走红，显然并不只是因为那些动听的歌声。用制作及推广团队宣传总监陆伟的话说，“《中国好声音》不是独立的音符，是音符后面的一个人。”换言之，当我们评价《中国好声音》的时候，不妨多从“人”的角度来进行解读。

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：作为选秀节目的大众文化，本身的缺憾在于自身文本的贫困。美国大众文化研究专家费斯克教授曾经说：“大众文化的文本充满了裂隙、矛盾与不足”；“大众文化中具体文本的贫乏性……因为它的短暂性和重复性。”因此，“中国好声音”虽然力求出新，但自身文本所存在的这种“短暂性和重复性”，使得它只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商品被人们消费，而一时承担不起流行歌曲原创力的重担，我们对它无须苛求。需要引起重视的，是坐在转椅上的导师，更是我们当今整个音乐界。

年度热词六： 『饥饿』与『少年派』



解词：关于吃的问题

冯小刚的《一九四二》与李安的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成为2012年年末电影票房的大赢家，直接让“饥饿”与“少年派”成为当下影视文化的重要代表性符号。

两部电影都涉及到了“吃的问题”，一边是让中国人重新认识并讨论起饥饿的写实主义电影，一边是引发各种思考的奇幻电影，哪个故事更好见仁见智，但两部电影无疑是2012年的两朵电影奇葩。

说文：信仰与人性

豆瓣影评：抛开人性而言，对于饥饿的专注似乎《少年派》更加惊险。两个故事版本中，食物不仅延续生命，也是生命的结局，你要与之周旋的既是食物又是生命还包括你自己。所以很残忍也很奇妙。而《一九四二》对于饥饿有所分心，聚焦到政治与战争对难民的吞噬。饥饿带给人的赤裸裸的焦躁、愤怒与无力被弱化，我们只知道食物不多，但担心更多的是身边的生命怎样归属。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是不稳妥的，我们信仰来世，信仰死去的盛典，信仰的是生命的终止。而至于食物，即便急迫到生死一线，也可以得到

安慰、得到忏悔，张国立安抚长工死去的母亲时说：早知道再借你三斗小米就好了。只有悲惨地死去能让我们感受自私，也只有自私让食物变得宝贵。

观影网友：虽然两部作品都将人类置于生存的绝境，但前者的沉重压抑让人难免陷入悲观绝望，而后的绚烂至极则给人以绝处逢生之感。其实既然选择去看《一九四二》，就已经做好了承受苦难的心理准备。相比起刻意煽情的《唐山大地震》，《一九四二》冷静克制的叙述笔调和对残酷历史的努力重现，让我对冯小刚导演有了敬意，因为从确实能感受到中国电影人的诚意和责任感。而最令人深思的是，饿殍遍野的惨剧距今不过短短70年，而今日的平民百姓即便没有遭遇如此严重的天灾人祸，但官僚腐败，贪污渎职的现象却依然存在，想来便让人不寒而栗。

《温故一九四二》作者刘震云：《少年派》和《一九四二》有共同的地方，就是人面临困境。一个人跟一个老虎在一起，他能够生存下来，是因为他的信仰，《一九四二》中，这些灾民能够支撑下来，是因为人性中那一点特别微弱的人性焕发出来的温暖的光芒。